

太平洋上的乐园

〔澳〕迪·古沙克著

新松译



中 国 科 学 出 版 社

9
52

太平洋上的乐园

（日）渡边淳一 著

陈 德 译



太平洋上的乐园

(三幕话剧)

〔澳大利亚〕迪姆芙娜·古沙克著

新 松 译

中国戏剧出版社

一九五七年·北京

Dymphna Cusack
PACIFIC PARADISE

根据作者供給的打字稿譯出。

中国戏剧出版社出版

(北京王府大街64号)

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証出字第096号

北京新中印刷厂印刷 新华書店發行

*

統一書号72 字數58,000 开本787×1092 1/32 印張3 1/4

1957年11月北京第1版 1957年11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數0001—2,000册

定价(7)0.30元

关于本書作者

本書作者迪姆芙娜·古沙克是当代澳大利亞最著名戏剧作家和小說家之一，也是澳大利亞和平运动的領導人之一。

古沙克从悉尼大学畢業后，做了几年中学教师，以后又在教育行政机关中担任过職業的心理学家。她不仅足迹遍及澳洲各地，而且周游过許多太平洋上的島嶼，到过新西蘭、苏联、印度、巴拿馬、西印度群島、英国、意大利、法国、瑞士等地，現正旅居我国。

她現在是澳大利亞作家联誼会副会長。她是作家呼吁世界和平委员会的發起人之一，并代表該会出席过在倫敦举行的世界科学家保衛和平反对氫彈大会。1956年9月召开澳大利亞和平會議时，她是發起人之一。她代表澳大利亞和平委员会出席过1950在华沙和1956年在斯德哥尔摩举行的世界和平大会，并于1957年出席了日本人民反对原子彈大会。

她写过六部小說和十二个剧本，作品的主题很广泛。她的第一部小說“容夫劳”（1936），許多書評家認為是一部用新的观点表現澳大利亞城市生活的作品。

1947年与弗罗倫斯·詹姆斯合作写成的“投下賭注吧！”是一部描写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間美軍駐留在澳洲时腐蝕当地人民的小說，出版后打破了澳大利亞小說銷行數目的紀錄，已先后譯成法、德、意、荷蘭、波蘭、丹麦等文字。小說“不要向死亡屈服”(1951)暴露澳大利亞政府对于治疗肺結核患者的冷漠态度，受到很高的評价。

“南方的鋼”是一部描写澳大利亞工人階級家庭生活的小說。她在1955年出版的小說“流放中的太陽”，描写英国社会对于有色人种的歧視。

古沙克所写的剧本，大多是澳洲剧本評选中的得獎作品。她的第一个剧本“早祭”在澳洲多次上演，获得1942年西部澳洲戏剧节的獎金。第二个剧本“慧星飞逝”获得翌年这个戏剧节的獎金，已有俄文譯本。其他剧本如“肩負青天”，“早晨的艳紅天空”，“时乎不逝”，“瑪丽·瑞比”，“貴人光临茶会”，“再度狂歌”，“紀念日”，“黃金女郎”等大多获得文稿評选中的獎金，广泛上演，并在澳洲、英国各地广播电台和电视中演出。

“太平洋上的乐园”写成后，除1955年和1956年多次在澳大利亞电台广播演出外，三年来在澳洲大小城鎮不断上演，受到广大观众的欢迎。新西蘭和加拿大的許多城市也上演了这个戏。它在反对原子武器試驗的运动中，起了显著的作用。苏联也已有了俄文譯本。

譯者 1957年8月

登場人物

(以出場先后为序)

巴特阿——霍德的秘書。

迪布 }
瓦諾 } —— 島上少年，均十七八岁。
居利 }

莉朵兒 }
尼諾阿 } —— 島上少女，均十七八岁。
瑪拉 }

塔魯阿——卡魯的妻子。

菲蒂 —— 霍德的妻子。

拉罗瑪——霍德的女兒。

霍德 —— 莫呂卡島的主人。

卡魯——霍德的副官。

文特爾頓上校——原子管制局軍事組組長。

尼古拉斯教授——核子物理学家。

克萊夫——原子管制局軍事組的飞机駕駛員。

奧斯貝爾特 —— 全权大使兼原子管制局局長。

島上居民。

時間：現代。

地点：南太平洋的莫呂卡島。

第一幕

地点：霍德住宅的走廊。

时间：现代。

走廊高大，廊沿有白色栏杆，可俯瞰海面。走廊有热带海岛上特殊的陈设，如用海生植物制的家具和土产的席垫。走廊的角落里有一个木架，上面装置一个大望远镜。木架后边的墙上挂着一幅全岛和附近海洋的大地图，一幅维多利亚女王的像，旁边挂着一张用镜框装置起来的“谕旨”。在另一边立着一个冰箱与酒柜。走廊的右边，也就是首席位子上，放着一把富丽的高靠背椅子，这是霍德作为全岛首領的正式座位。座旁有一个秘书用的写字桌。走廊正中后方是一个宽大的门，可以望见门那一边的屋里一角放着一排一排的书。

走廊的右方是岛上居民聚会的广场。

从走廊下两个不高的台阶就是海岸（最好利用音乐池，上面铺上板子，不然以舞台的前沿作海岸也可以）。

幕启时，巴特阿坐在秘书的写字桌前整理成捆送来的邮件。巴特阿是一个有学者像貌的本地人，穿着整潔的阿萨姆綢制的西裝。三个岛上少年——迪布，瓦諾和居利——每人拿着一捆信、报纸和包裹走进来。他們都

穿着短裙和沒有袖子的花襯衫。所有島上的居民都是波里內西亞種人，但因有混血，膚色深淺不一。

巴特阿 迪布，都拿來了嗎？

迪布 就差包裹啦，卡魯正在碼頭上查對呢。

瓦諾 還有几封挂號信，可是卡魯不讓我拿來。我相信准有一封是悉尼博物館寄給我的。我給他們寄去過一條魚，要他們告訴我那是什麼魚。

居利 卡魯這個人哪，可真變成一個囉嗦鬼了。

巴特阿 （严厉地）居利！你從哪兒聽來的這一個名詞兒呵？

居利 從無線電。

巴特阿 以後別再這樣說話。人家聽了會生氣的。

居利 噤，乖乖——

巴特阿 也不許說什麼“乖乖”！

迪布 巴特阿，有函授學校給我的信嗎？

巴特阿 你總該知道，老爺沒有看過這些郵件以前，我什麼也不能告訴你。

迪布 可是他不會管我學習拳擊的。這門課一停三個月，真叫人不好受，手脚都僵了。我恨不得馬上知道怎麼使用上擊法。

居利 听你这么說，倒像一個拳擊選手了。

三個島上少女跑進來：莉朵兒，尼諾阿和瑪拉。

她們都穿着布制的、長達膝蓋的長背心和酒鞋。

莉朵兒、巴特阿，你做一個好人，告訴我有沒有寄給我

的东西？

巴特阿 莉朵兒，你跟我一样知道老爷处理邮件的规矩。

尼諾阿脫視一些信件。

尼諾阿，請你不要动手。

尼諾阿 我不过随便看看。我有一个笔友在斐济島，也許她有信給我。六个月沒收到她一封信了。上一次船来的时候就沒有她的信。

巴特阿 別动（向瑪拉），瑪拉。別动那些包裹。

瑪拉 嘿，巴特阿，我写信要过一个比基尼游泳衣的圖样，我相信一定在这里头。就讓我看看封皮上寄件人的地址，行不行？我是能够控制自己的。

巴特阿 你能够控制自己，就不要看吧！提起比基尼游泳衣来，恐怕太太还有意見呢。（莉朵兒凑到桌边，摸着一个包裹）莉朵兒！我为你难为情！

莉朵兒閃亮着眼睛看着他。显然她是喜欢巴特阿的，而他对她也很有情意，不好对她疾言厉色。

莉朵兒 不过，巴特阿，我看这里面一定有拉罗瑪小姐买的新显微镜。

巴特阿 到时候你就知道啦。

莉朵兒 你自己看看来信地址，告訴我，都不行嗎？

巴特阿 不行。

莉朵兒 就这样点一下头都不行嗎？

她頑皮地点一下头，隨即看着巴特阿把头左右搖晃兩

下。

巴特阿 当然不行。

瑪拉 哎唷，連替莉朵兒看一看都不行呀？

巴特阿 就是那也——。（發急地站了起來。瑪拉和尼諾阿哄然大笑，并和男孩子們一齐圍着他跳起舞來，同聲唱歌。）

男女少年們連莉朵兒他都不讓知道。連莉朵兒他都不讓知道。

莉朵兒顯得尷尬。巴特阿的尊嚴雖受侵犯，但還能保持鎮靜，把守着郵件。

塔魯阿出現在門內，她是本地生長的中年婦女，頭髮灰白，大方可親，穿着布制的家常裸臂長衫。

塔魯阿 吵什麼？巴特阿，你做什麼呢？

巴特阿 我沒——。（突然停住，似不欲使男女少年們受呵斥）對不住。

莉朵兒（跑到塔魯阿面前，挽住她的一只臂）這不是巴特阿的過錯，只能怪我們。

塔魯阿 呵！（瞥視每人一眼，看出情況）我明白了。

好吧，你們都走開，等一會兒太太就要來了。

少年少女均跑下。

塔魯阿 這些小鬼又來拿你跟莉朵兒開玩笑了吧？

巴特阿（無可奈何地）是呵。

塔魯阿 你跟她結了婚，不就沒這些事兒了嗎？

巴特阿 我不知道她要不要我。

塔魯阿 她当然要你。你沒有長着眼睛嗎？

巴特阿 她还太年輕一点，我想再等兩年。

塔魯阿 胡說。她今年十七了。你也滿腦子都是澳洲人的傻瓜想法。他們是非变成老头兒老太太，不会想到結婚的。我十六岁就出嫁了。

菲蒂从中間大門上。她是一个波里內西亞人，較塔魯阿略黑，中年而有風韵，穿着一件布制的、剪裁得很合身的裸臂長衫，一双皮帶子扎的凉鞋露出棕色的脚。風度雍容而尊貴，一望而知为多年操持家务頗为干練的主妇。

菲蒂 巴特阿，我訂的种籽目录寄到了嗎？

巴特阿 （显然無法繼續把守住邮件）太太，邮件还没有分出来呢。我正在等着老爷的吩咐。

菲蒂 （走近一堆邮包，用手翻閱）目录不能算作邮件。呵，在这兒哪。

菲蒂坐下，打开一个邮包，看到一束英国寄来的种籽目录。巴特阿很窘地看了塔魯阿一眼，塔魯阿聳一聳肩。

拉罗瑪从大門跑上。她是一个二十岁出头、美丽的混血女兒，皮膚呈淡咖啡色，黑髮卷曲蓬松。在布制的裸臂短衫上套着一件在實驗室穿的工作服。赤足，着凉鞋。

拉罗瑪 哎唷！一下子来了这么多邮件呵！巴特阿，显微镜呢？莉朵兒說寄到了。

巴特阿 （不安）莉朵兒猜想是寄到了，拉罗瑪小姐。

这里头有没有您的显微鏡，我也不知道。

拉罗瑪 檢出一个包裹，看上面的紙籤。

拉罗瑪 对了，就是这个。（又翻看一包信，使巴特阿不知所措，最后抽出一封貼有美国“航空”紙籤的信。）

拉罗瑪 哈哈！可收到朱丽的信了。（細看信封上的郵戳日期）真是！在澳洲耽擱了兩個半月。（拆信看）媽！朱丽說她要來咱們這兒過冬呢！

菲蒂 （抬頭看女兒）这可是好消息，拉罗瑪。她怎么來呢？

拉罗瑪 还是打她从悉尼回去的原路來——坐“飞剪”号从紐約到夏威夷，再坐船。这样只要三个禮拜就到了。

塔魯阿 那我們可得把她的屋子都換上新窗簾。

拉罗瑪 我上次寄給她的玻璃片，她已經拿到病理實驗所化驗过了，他們說那是一种漁民的皮膚病細菌。她这次來的时候会帶來一种新的藥，專治这种病的。

菲蒂 你能有个懂得你的工作的伴兒，我真高兴極了。我这兒也收到了那位英国植物学家寄來的一封信，他說他居然收到了我送給他在暖房里培养的芋头。

拉罗瑪 那些芋头一發芽兒，忽然碰上英国的夏天，也会大吃一惊呢！

菲蒂 他也打算送給我一种新的土豆兒的种籽，看在这兒能不能适应，因为上一回寄來的那些不 怎么成

功。

塔魯阿 我种了上回他寄来的，收了五个大土豆兒，这事您告訴他了吗？

菲蒂 （对塔魯阿的成績有些嫉妒）你那塊地的土比我的好，你先种的，又把粪都用上了。

塔魯阿 那可没关系。毛病都是您沒有照着月亮的位置种下去。

菲蒂 又是迷信！

塔魯阿 我总是种什么收什么，因为我念收成咒。

菲蒂 塔魯阿，老爷不許你老弄那一套邪教玩艺兒，你不知道嗎？

塔魯阿 我不大声念。不管怎么說，我收了五个好土豆兒，您那个只有石头子那么一点大。請您告訴那位英国植物学家，我可以把收成咒寄給他，也許他在太陽地里就能長出芋头来，用不着种在暖房里。

菲蒂 英国就沒有太陽。

霍德上。他六十岁左右，滿头白髮，体格魁梧，从他的淺褐色的皮膚可以看出他是一个白种人和当地人混血生的而又在熱帶長大的人。他的仪表給人一种有权威的印象。他穿着一件縫制得很講究、燙得笔挺的白襯衣和一条夏布褲子。一直在看一封長信的拉罗瑪这时赶上前去偎拥霍德。

拉罗瑪 爸爸，多好哇！朱丽要来咱們这兒过冬呢。我买的显微镜也寄到了。

霍德看了一下菲蒂和拉罗瑪，又詢問地看看巴特阿。巴特阿雙手一揚，表示他無法制止她們。

霍德 我看你們娘兒倆個把信都看得差不多了吧。

拉羅瑪 （不顧父親委婉的申斥，抱起一個郵包）我到實驗室去打開。（撒嬌）哼，这回什麼細菌都逃不出我的眼睛了！（跳跳蹦蹦哼着一支歌下。）

菲蒂 （注意到霍德在瞥視她的散亂的種子目錄，微感不安）這都是目錄，親愛的，不是真正的郵件。

霍德以前大概已有多次要執行他的戒律而不可能，現在也只好點一點頭。

霍德 我已經跟船長說好了，請他下次從澳洲開船到威靈頓的時候，把皮特爾買的那只野豬帶上。

菲蒂 那倒是還有兩個月呢——時間是來得及的。

霍德 可惜我們不能早些把這只配種的豬弄來，不然下一窩小豬就大不相同了。（向巴特阿）你把郵件都分好了嗎？

巴特阿 沒有，老爺，我還沒有時間分呢。

霍德：看看有沒有寄給大夫的包裹。他在碼頭上埋怨你沒有寫信去買他要的藥。

巴特阿 （覺得自己有理）如果他要我寫信買，我不會不辦，可是他——他自己愛忘事。

塔魯阿 要讓我說，他喝椰子酒喝的太多了。

霍德 （和巴特阿一道拆看包裹）这回他可很生氣。

塔魯阿 大夫总有一天要中風，那时候他还要說是咱們

的过失呢。

巴特阿 这一定是——不列顛藥品公司寄来的。

霍德 你給他送去，塔魯阿。路过招待所的时候，你看
看他們水手們还缺什么不。他們这会兒應該都搬进
去了。

塔魯阿 是，老爷。也許大夫自己得先吃一付藥治治他
的脾气呢。（下。）

霍德在桌前坐下开始看信，巴特阿繼續分信。菲蒂
專心檢視她的种籽目录。巴特阿突然抬头倾听。

巴特阿 老爷，好像有飞机声音……

霍德 （立即站起，走向望远镜）在哪里？

巴特阿向天眺望，菲蒂也凑了过去。

巴特阿 我看不見，可是听見了馬达的声音。

霍德轉动望远镜，向空中探視。

菲蒂 我也听見了。

巴特阿 在那兒，看哪，好像要降落。

菲蒂 天哪！把走廊收拾收拾，巴特阿。

霍德 我看見了。

巴特阿动手收拾散乱的邮件。

霍德 （离开望远镜）菲蒂，你看得出是什么飞机嗎？

菲蒂 （用一只眼睛从望远镜中看出去）四个头的——大概
是星座式吧。看不清上面的标记。

霍德 我也看不清。（喊）拉罗瑪！

拉罗瑪 （从門口上）您叫我嗎，爸爸？

霍德 你看看这架飞机。

拉罗瑪 （轉動望遠鏡）等一等。它正對着太陽呢。（又轉動望遠鏡）空軍的，標記看得清清楚楚。

霍德 大概皮特爾信里提到的那幾個農業專家來了。

菲蒂 他們也許會告訴我怎麼種土豆兒啦。

霍德 皮特爾說他們在本月半離開澳洲，要來看我們的，還要把他挑選的種豬帶來。

菲蒂 可是今天才三號。

霍德 他們要是把皮特爾買的那隻野豬帶來，那比下次船帶來要早三個月，可趕上配種了。

塔魯阿上。四人都在注視空中。

塔魯阿 老爺，是把那只豬送來了嗎？

霍德 我希望是。

菲蒂 下來了。

霍德 叫卡魯吩咐孩子們到機場去。

塔魯阿 他們已經在那兒等着呢，老爺。

拉羅瑪 （倚在欄杆上眺望）你們瞧，歌唱隊拚命往廣場上跑呢。

霍德 好。我下去迎接他們去。告訴潘憂，我一招呼就領唱歡迎曲。（下。）

拉羅瑪 （仍眺望）阿羅拉也帶着花環來了。每回有客人來，她總拿得出現成的花環，好像她長了三只眼睛似的，比誰都先看見，真奇怪！

塔魯阿 這可不奇怪。她什麼時候都在鋪子裡的冷氣櫃